

特邀專題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追念李金銓老師

李紅濤^a

^a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上海市，中國大陸

摘要

李金銓教授是經師，更是人師，言傳身教如何做一個學術「手藝人」。他教我們取法乎上，通過閱讀「傷腦筋的書」養成學術品味；發現自己的志趣，發展出的題目「五年以後仍在『腹中燃燒』」；敢於拋出論斷，在抽象階梯上勾連理論與證據，上下自如；從小處著手，又能關聯到更大的關切。他以自己的謙遜、包容、投入和關懷，為我們點亮明燈。

關鍵詞：李金銓、經師、人師、學術品味、治學之道

李紅濤，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數字記憶、國際傳播。電郵：hongtao_li@fudan.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6年5月25日。接受日期：2026年6月1日。

Invited Special Theme Section

He Brightens the Path: A Tribute to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Hongtao LI ^a

^a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wa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mentor but also a moral exemplar who guided us step by step in becoming true craftsmen of scholarship. He taught us to aspire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and to cultivate academic taste by reading “challenging books”; to identify our own enduring passions and develop research topics that would “continue to burn within us five years later”; to dare to advance bold claims, moving with ease along the ladder of abstraction to connect theory with lived experiences; and to begin with concrete details while linking them to broader concerns. Through his humility, openness, dedication, and care,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brightens the path for us.

Keywords: Chin-Chuan Lee, intellectual mentor, moral exemplar, taste,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

Hongtao LI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digital memory, global communication. Email: hongtao_li@fudan.edu.cn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25 May 2026. Accepted on 1 June 2026.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一、「人的相遇是有緣分的」

人的相遇是有緣分的，本書作者李紅濤和黃順銘先生到香港城市大學攻讀博士及博士後，和我相處切磋接近五年，我們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李金銓，2017：1）

2017年2月18日，我和太太到挪威看極光。下午時分金銓老師寄來兩段錄音，一段七分鐘、一段一分半鐘。耳畔傳來老師熟悉的聲音：「我在病床上口述，看你能不能找一個學生把它整理成初稿。」接著，他不急不緩地說：「人的相遇是有緣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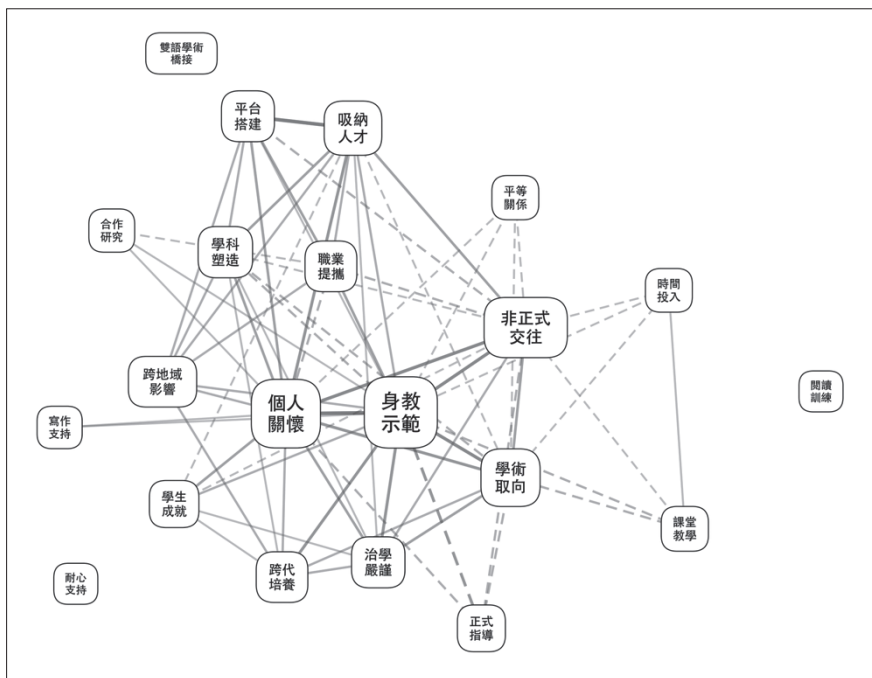
這兩段語音是老師給我和黃順銘合著的小書《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口述的序。很多師友都覺得，這篇短序情真意切，內蘊萬千。2018年4月初，老師到杭州參加「多聞論壇」，¹我們才知道，口述前他剛做完第七次化療，身體十分虛弱。想來讓人既愧疚不已，又感念萬分。

2006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學²攻讀博士，自此與老師結緣。倏忽二十載，無論是對治學的教誨，還是對學術和生活的關懷，老師的耳提面命幾無一日中斷。2023年春，我從浙江大學調任復旦大學，老師多次發簡訊，一面說「下雨天，在家品嚐你的明前茶，香味撲鼻」，一面不住關心我們是不是都安頓好了。

本文標題襲自金銓老師（2016a）追憶徐佳士先生的文章。仰仗一代一代的燃燈者，學術才能薪燼火傳。2014年，金銓老師獲得國際傳播學會的費雪導師獎。從二十餘封支持信（蘇鑰機、陳韜文，2018）可見，金銓老師不僅對學生身教示範、悉心關懷，還投身於搭建制度化平台和跨地域的網絡（見圖一），這是對「燃燈者」的最佳寫照。這篇追念文字彷彿和老師之間「入乎耳，箸乎心」的「隔空」對談，希望它能夠觸動新一代學子，開啟更悠遠深廣的跨世代對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圖一 費雪導師獎支持信的主題共現網絡³



二、「傷腦筋的書」

我相信潛移默化的力量，建議學生取法乎上，選幾本與自己性之所近的經典著作反復研讀，認真揣摩作者提問題和答問題的方法與境界。(李金銓，2018：8)

或許以前讀博士的壓力沒有如今這麼大，老師總是教我們別著急，多讀一點書，把基礎打得扎實些。他常引用嚴耕望(1981：20)的《治史經驗談》，提醒我們：「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多友張志安曾在微博上記錄老師的話，「畢業後即使未必會做學術，但是一年最少應該讀一本傷腦筋的書」。

甚麼書叫人「傷腦筋」？金銓老師(2004：5)曾提到圍繞埃弗雷特·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與城大碩士石琳之間的一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段交流。在石琳看來，這本書脈絡清晰、語言淺白生動，老師卻嘆其「淺出而不深入」。至於羅傑斯的另一本經典之作《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初學者見之「豁然貫通」，似乎甚麼都明白了，卻很難從中醞釀出新問題，繼續求索。當中的關鍵，或許不在於是不是體大思精，而在於能不能搔到知識的癢處。

老師希望我們知己知彼：「發現興趣是『知己』的功夫，而提高境界是『知彼』的功夫。」為了讓我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既能「取法乎上，又不好高騖遠」(李金銓，2017：1)，他用心搭建出一座由經典構成的大廈或者說迷宮，每一個轉角都是一個大師的名字——一路探索過去，既像「朝聖」，也像「升級打怪」。

城大博士劉娜曾長期參加老師組織的兩週一次的讀書會，書目涵蓋余英時、錢理群、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等中外名家。老師「抽絲剝繭」的讀書法給她很大啟發：

他花了好幾週時間來講余英時先生所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尤其提醒我們注意余先生提問題的思路和論證的方法……他也提醒大家，看書要像庖丁解牛一樣，重點看刀法的走向，看解釋問題的思路。

在提供一份地圖之外，這些經典更充當了研究範例，關係到品味的養成。老師常說，訓練不夠總有機會彌補，一旦品味壞掉，就很難再補救。

三、「五年以後仍在『腹中燃燒』」

我提醒學生，論文是學術生涯的里程碑，不要等閒視之。選的題目最好畢業五年以後仍在「腹中燃燒」，所以必先嚴肅叩問自己關懷甚麼。(李金銓，2018：37)

申請博士時，我們就會提交一篇研究計劃，但真面對開題，還是要頗費躊躇。老師有個習慣，每當我們提出任何想法，他總說：「好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啊！先寫一頁紙給我看看。」三五千字不難，只寫一頁紙卻不容易。那一頁紙，是我們靈機一動的「空想」和切實可行的題目之間最遙遠的距離；那一頁紙，也是我們在老師面前不卑不亢的底氣。

譬如，老師的博士生黃順銘定題的過程就頗曲折。一年級時，他對中國新聞從業者的心理狀況產生濃厚興趣，並以此為題撰寫了開題報告。不承想，選題被潑了一盆冷水。老師覺得以他的訓練完成這個題目不難，但相關研究非常成熟，恐怕很難做出實質性貢獻。一番掙扎和糾結後，順銘選擇研究中國的新聞評獎制度及其實踐，得到老師的首肯。

可見老師不太欣賞套路化的選題，或在既定的學術軌道上「一條道走到黑」，而是希望我們多做探索。這也體現在我自己的論文選題上。我的論文算是命題作文。入學不久，我到老師辦公室，見他揚了揚手中的卡片，說你或許可以研究一下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我稍作猶豫，不敢將「這有啥好研究的？」說出口，他使用自己那「一頁紙」來說服我，說從期刊入手討論學術霸權應該很有意思。

我於是接下這個題目，努力從「一頁紙」中鋪陳出數十頁的研究計劃。這是一個甚麼研究？文獻在哪兒？應該跟誰對話？期刊做的事跟「知識」有關吧？那就去看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期刊是一種重要的學術制度吧？那就去看組織社會學和新制度主義；編輯部決策是「把關」吧？那就去看媒介社會學；學術界是「競技場」吧？那就去看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捫心自問，畢業五年乃至十多年後，當時的題目還在「腹中燃燒」嗎？畢業後我轉而研究媒介與記憶，但這並非完全另起爐灶，而是可以追溯到博士後階段與老師圍繞新聞聚像、媒體紀念報道的研究。當然，我對知識生產的興趣一直都在，這段研究經歷也讓我對學術工作多了幾分反躬自省。

老師常說，「一個好的博士論文題目應該像一個章魚，有很多觸鬚伸出去，而每一個觸鬚都能延伸出其他的問題」(黃順銘，2016)。我做論文的過程，體現出「章魚」的另一種可能：選題處在若干領域或議題的交界處，乃至它們的縫隙。畢業之後，這些儲備還持續提供著滋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養。月前，我跟研究生一起研讀一本養老院民族誌，討論到「禮物流動」，提到中外學界對關係的研究以及強弱關係的爭論，忽然意識到，這不都是當時為博士論文所做的儲備嗎？

四、上得去，下得來

我在城大一直開一門「社會科學工作坊」，實際動手做，訓練學生在理論與證據的抽象階梯上下自如，每一立論便旁敲側擊試圖駁倒它，直到邏輯無懈可擊、證據充分有效為止。（李金銓，2018：37）

在城大讀書時，系裏的老師常鼓勵我們，不要總把自己看成學生，而要自視為「正在養成的學者」。要「養成」一個學者，談何容易？最大的「攔路虎」或許就是「社會科學工作坊」。我們在課上所受的「洗禮」遠不止敲定選題，而是受用終生。

這門課的必讀書目堪稱部部經典。我們一路從《研究是一門手藝》（*The Craft of Research*），延伸到莫里斯·羅森博格（Morris Rosenberg）的「調查研究的邏輯」、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的社會研究「竅門」和寫作「技巧」，再到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最後落腳在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治學之道」。

整門課最大的挑戰還是「理論與證據的抽象階梯」。老師希望我們「上下自如」，但現實總是骨感，我們要麼「上不去」，要麼「下不來」。要命的是，我們不僅要接受老師如炬目光的審視，還要兩兩組合，捉對廝殺。

梯子到底在何處？「抽象階梯」的概念來自日裔美籍語言學家S·I·早川（早川一衛；S. I. Hayakawa）（2014：176）的《語言與人生》（*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在早川看來，「若要演講、著作有趣……抽象層級必得在高低之間不斷相互作用」，不然，寫作便會趨於「僵化抽象一樣死板嚇人」、「讓人難以下嚥」。金銓老師在早川的論述之上做了創造性的發揮，讓它不只關乎語言層面的抽象和具體，更關乎理論和證據之間的往復互動、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持久練習。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老師不會在高處俯視我們在「井底」掙扎，而是給我們拋來好多條「繩子」，讓我們攀援而上。第一條，是請我們不要猶豫溫吞，而要勇於拋出自己的「論斷」。劉娜還記得，上課時最怕被老師問「what is your argument?」（你的論點是甚麼？）。做研究總歸要有所主張。老師特意提醒我們，《研究是一門手藝》第三部分的〈Making an Argument〉至少要讀兩遍。如果出發點是理論或者文獻，老師就會問我們命題是甚麼；如果出發點是經驗或現象，老師則會問我們具體的概括是甚麼。

2008年秋天，結束田野之後，我整理了一份「論文大綱」，在「組會」上討論。這份「大綱」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暴風驟雨式」洗禮的印記。在第一頁，老師就建議我「每一章都有一些propositions（命題）和claims（論點），然後crystalize（凝聚成）整個論述。」

第二條「繩子」是比較。博士入學前，我就從老師的《超越西方霸權》裏見識了「中港台媒介與權力的交光互影」；入學之後，讀《全球媒介奇觀》，看同一個事件如何衍生出不同的故事；讀中國媒介轉型系列研究，如何將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新聞業歷史和現實加以對照。這些研究給我們做了示範，我們也有樣學樣，把「同中之異，異中之同」掛在嘴邊。

第三條「繩子」是語境或脈絡。老師自認是「脈絡學派」。在學術精神上，要我們不必糾結「中心」抑或「邊緣」；在學術方法上，總是在我們沉迷於細節時「當頭棒喝」，提醒我們不要忽視了大的圖景（big picture）。政經結構之外，還有時空脈絡；即便不是歷史研究，也要有歷史感。在博士論文的討論中，他提醒我結合「高等教育及學術生產的結構性轉型」，更好地「框定議題」（frame the issue）。

最後，則是對核心概念的抽繹。老師喜歡打一個譬喻，說學術探索就像走進一間黑漆漆的屋子，理論或概念就是手電筒射出的那束光，可以照亮前路。但跟手電筒不一樣，理論買不來、借不到，要自己創造。老師的碩士學生張津廣回憶，他常現身說法，以「民族稜鏡」（national prisms）等富有想像力的概念為例，教我們如何提煉一個簡潔精準、富有意象的概念。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無論如何，當年「上不去」、「下不來」的慘痛經驗，都在我們的學術訓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並在我們從「井底」爬到「岸上」後，延續到教書和指導過程。

五、小切口，大關切

有一陣子，我召集我的博士生舉行定期圓桌分享會，他們最怕的問題是：「能不能用兩句話表達整篇論文的題旨？」（李金銓，2018：37）

金銓老師的「殺手鐮」，除了「what is your argument」，便是這句「不能用兩句話」把論文講清楚。於是，在我們從「一頁紙」鋪陳出一、兩百頁的論文後，又要將它們濃縮成「兩句話」。很多時候我們會陷入囁嚅說道：「這麼複雜，三兩句話恐怕講不清楚。」老師則會回應，不是太複雜，是沒想清楚到底要講甚麼故事，或者背後有甚麼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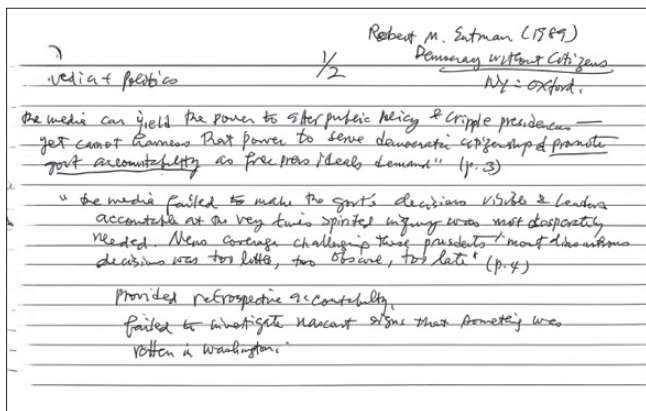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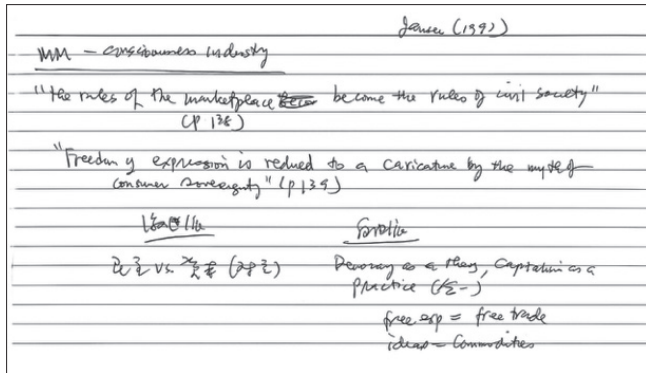
對金銓老師影響至深的學術書非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莫屬。在課上，他請我們至少把該書附錄〈論治學之道〉讀兩遍，跟著米爾斯學做一個「手藝人」。米爾斯講到卡片的妙用，並把「重新梳理檔案」視為激發想像力的重要方式。老師身體力行，長年累月堅持記活頁筆記（見圖二、三）。我和張津廣入學的時候，他給我們的禮物，便是厚厚兩大疊活頁卡片。

老師對米爾斯的傾慕和欣賞，不只體現在手藝人的技法層面，更關乎治學態度和精神：

在求學時期，我邂逅了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讓我知道想做怎樣的學者，從而建立學術的風格與旨趣……原來學術與生命是不應該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個同心圓內，由內向外擴張，連成一氣，以至於個人傳記不斷與社會結構有機互動。（李金銓，2016b：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圖二、三 李金銓教授的文獻卡片(黃順銘攝於2006年5月5日)



老師坦言，求學時「周遭的一些『主流』範式實在無法安頓」自己的「關懷」，而他的博士論文《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在當時的環境下未免『反潮流』，這個勇氣和信心也來自米爾斯的啟發」（李金銓，2016b：4）。

在米爾斯看來，社會學「持續不斷的核心任務，就是理解你自己身處的這個時代……這個令人恐懼卻也令人讚嘆的世界」（米爾斯，2017：318）。老師一直鼓勵我們，不妨從小處著手，但總要關聯到更大的關切。他引用嚴耕望《治史經驗談》中的建議，要我們「小題大做」。「小」意味著不能大而無當、凌空蹈虛，要把大題目層層拆解，「不斷unpack（解構）」；「大」則提醒我們不要鑽進「牛角尖」，甚至「針尖」，進得去，還得出得來。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在我的博士論文寫作中，他時刻提醒我別忘了期刊運作背後的「根本問題」，即「學術權力與資源分配」。在調研過程中一位學界前輩提醒我，「這有甚麼好做的呢？」此後我在一次研討會的博士論文寫作討論中，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回應了這個問題：

問：能不能用兩句話講講做了甚麼？

答：基於對中國大陸傳播領域期刊的個案研究，描述與分析學術期刊如何生產與傳布學術知識，藉以釐清轉型社會中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聯。

問：Anything new? (有甚麼新東西?)

答：基於經驗材料，講述了一個有關中國學術生產的理論故事。

問：So what? (那又怎樣?)

答：學術期刊作為一種專業媒介，處在聯接傳媒體制與學術體制的關節點上。從學術期刊切入，可以呈現學術生產場域中各種結構位置之間的「交光互影」及其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明眼人一望即知，「交光互影」這個詞是從老師那裏偷師得來。但「照葫蘆畫瓢」的，又何止這一個詞呢？

六、「祖國山河一片紅」

他們交給我的英文論文初稿，我總會挑一兩章仔細改，被形容為「祖國江山一片紅」；然後，我要他們照著我的路子，不但一章一章改，而且一遍一遍改，他們不免叫苦連天。(李金銓，2018：37)

2009年初，我戰戰兢兢地奉上博士論文第一章初稿。這一章並非〈緒論〉，而是對中國學術期刊歷史與結構的分析。之所以這樣做，是遵照貝克爾在《先寫再說》(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中的建議，從中間寫起，從材料最豐富的地方寫起。據說這樣能迅速嚐到「成果」的滋味，增加寫作信心。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然而事與願違。沒過多久，收到回覆。這一章三十幾頁，老師只看完前幾頁，大概實在是不堪卒讀。他請我對照他的修改，把段落打散，把長句改短。最重要的是，把到底要說甚麼想清楚。

我被受挫感吞噬。花了一個週末做思想建設，鼓起勇氣從頭再來。最初我覺得癥結是自己英文太差；仔細對照後發現，條理和邏輯遠比英文表達更要緊。又花了一個月，我重新提交了第一章，之後是第二章，直到第三章，老師告訴我，這應該會是一本深具潛力的論文。

老師中英文俱佳，他對待自己的文字遠比對我們更苛刻。無論是學術文章，還是報章短論，每次在我們覺得「準備就緒」時，不久又會收到老師寄來的新版本，說他又推敲了一遍文章、訂正了若干表述。

面對這樣一位讀者，我們怎麼敢動筆呢？這時候，老師就會鼓勵我們，好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不要完美主義；「寫而不憚改」。他建議我們先把文章寫長，再把它刪短，石琳回憶老師說過：「就像雕刻一樣，刪著刪著凌厲的文章形貌就出來了。」

他也時時提醒我們，學術表達不是炫技，更不該受文采所累。他引嚴耕望(1981:92)所說的「充實而有光輝」，教我們把文章寫得明白曉暢，同時對各種學術「黑話」(jargon)抱有警惕。任何理論標籤，不管多漂亮，倘若不能增加新意，就該捨棄。

可以想像，在「祖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是大量精力的投入和付出。劉娜(2018:257-258)講到每週三的「社會科學工作坊」課，在週二晚六點的死線後不久，便會收到老師的反饋。後來從師母那裏得知，「老師每週二晚上都不吃晚飯，在線等我們交作業，很快就批閱完返回給我們，此乃『立等可取』也！」。多友卞冬磊也提到了一個細節，老師在審閱他的一篇論文時，還費心幫他訂正了中文簡繁轉換中的若干錯誤。

不光是改論文，只要是跟學生和後輩有關的事務，老師都不吝付出乃至犧牲自己的時間。邱林川於2018年亦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當我們中的一些人去見CC時，常常相互打趣：『整個下午你都有伴兒了』、『天快黑了，別忘了帶睡袋！』」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七、「最好的一本書，還沒有寫出來」

欣喜的是一輩子能做自己愛做的事，愧怍的是學海無涯，而生命與才情有限……想到莊子說的「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不禁唏噓、悚然而汗顏。（李金銓，2019：6）

石琳記得老師說，「心裏始終還有一本書，最好的一本書，還沒有寫出來。」老師也常說，等退休之後，要集中心力寫一本傳播學的入門書。他心目中參照的，是著名社會學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與社會學有約》（*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老師曾稱讚其「通俗化而不簡單化，清楚明白而寓意豐富，見樹又見林」（李金銓，2004：5）。

很多人都覺得，老師身上既有傳統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又有現代社會科學家的氣質。談起學生在畢業過後所取得的點滴進步，老師說曾經「叫苦連天」的我們，終於「有資格『憶苦思甜』」（李金銓，2018：37）；但回憶起自己五十年的學術生涯，卻說「如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老師的謙遜和豁達絕非口上說說而已。2002年，他發表文章分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社論和專欄對中美關係的論述，從中抽繹出「建制內的多元主義」（established pluralism）這一精彩論斷。完稿後他發給昔日密歇根大學的老師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求教。他稱甘姆森「一直是自己靈感的源泉和鼓勵的來源」，並將自己和老師之間圍繞到底是兩個還是三個媒介框架的爭論照錄於腳註當中。

然而，就像在書架上蒙塵的空白活頁卡片一樣，這些師生交往的舊日片段對今天深陷高度內捲的學術環境之中，有如倉鼠一般沒有半分喘息的學子而言，還有甚麼意義？這我不敢說。不過，在跟學生講如何上得去、下得來，在看見自己竟也繪出了「祖國山河一片紅」的畫面，在跟本科生一道研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時，我相信，老師的言傳身教一直都在。

跟徐佳士先生一樣，金銓老師也是「點亮明燈的人」。襲用老師形容徐先生的話，「他安息了，然而在眾多學生心目中，他是『永遠活下去』的」（李金銓，2016a：32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項目研究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ORCID

李紅濤 (Hongtao LI) <https://orcid.org/0000-0003-2129-1022>

註釋

- 1 李金銓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創立的「中國大陸青年新聞傳播學者訪問計劃」參與者組成非正式的互動網絡「多聞雅集」，參與者自稱「多友」，以「多友」為主體的年度論壇是為「多聞論壇」。
- 2 以下簡稱城大。
- 3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報告主題編碼的方法細節。主題編碼和網絡繪製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覃小優完成，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C·賴特·米爾斯(2017)。《社會學的想像力》(李康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Mills, C. W. [2000].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

- Mills, C. W. (2017).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K. Li, Tran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 S · I · 早川 · 艾倫 · R · 早川 (2014)。《語言與人生》(林佩熹譯)。麥田。(原書 Hayakawa, S. I., & Hayakawa, A. R. [1991].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Harcourt Inc.)
- Hayakawa, S. I., & Hayakawa, A. R. (2014).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P. Lin, Trans.). Rye Field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1)
- 黃順銘 (2016年12月30日)。〈為了看見更美的章魚〉。取自《新聞與寫作》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8ki-Lt5rJQDNca6u1kgYoA>。
- Huang, S. (December 30, 2016). *To see a more beautiful octopus. News and Writing* WeChat Public Account. <https://mp.weixin.qq.com/s/8ki-Lt5rJQDNca6u1kgYoA>.
-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牛津大學出版社。
- Lee, C. C. (2004). *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金銓 (2016a)。〈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追念徐佳士老師〉。《傳播研究與實踐》，第6卷，第2期，頁313–324。
- Lee, C. C. (2016a). He brightens the path: A tribute to Professor Hsu Chia-Shi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2), 313–324.
- 李金銓 (2016b)。〈學術與生命不應割裂〉。《新聞記者》，第10期，頁4–5。
- Lee, C. C. (2016b). Academia and life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10, 4–5.
- 李金銓 (2017)。〈序〉。李紅濤、黃順銘，《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頁1–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ee, C. C. (2017). Preface. In H. Li & S. Hua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Media, trauma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pp. 1–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李金銓 (2018)。〈傳播縱橫：學術生涯五十年〉。《新聞記者》，第7期，頁18–41。
- Lee, C. C. (2018). A personal memoir of fifty years of academic career.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7, 18–41.
- 李金銓 (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聯經出版公司。
- Lee, C. C. (2019). *Crisscross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Linking books.
- 劉娜 (2018)。〈綿延的緣分〉。黃順銘(編)，《遇見CC：致我們的燃燈者》。未公開出版，四川大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Liu, N. (2018). An enduring bond. In S. Huang (Ed.), *Meeting CC: To our guiding ligh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ichuan University.

蘇鑰機、陳韜文(編)(2018)。《相知結緣感恩情》。未公開出版，香港中文大學。

So, C. Y. K., & Chan, J. M. (Eds.). (2018). *A journey of karmic affinity and gratitud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嚴耕望(1981)。《治史經驗談》。商務印書館。

Yen, K. W. (1981). *Reflections on history stud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李紅濤(2026)。〈他是一個點亮明燈的人——追念李金銓老師〉。《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7期，頁257-272。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 H. (2026). He brightens the path: A tribute to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7, 257-272.